

|煮字| 1936（上）

原创 Seery 溯回文艺 2019-07-23
12:44

那女人是在我十二岁时嫁进来的。

我从前并没有听过父亲要娶姨太太的风声，只是看我母亲整日在绣房里痴痴傻傻打着转，偶尔垂泪，父亲有时也来看看她。我从小便是这么看过来的，还尽以为光景这就会延续一辈子了。

初来时我没能怎么看过她的脸，她不是被娘家的人簇着就是被我家的姑婆娘嫂们裹着，人头攒动间我踮起脚也只能略望过一眼。她盖头下冷白的下巴尖儿与吊了穗子坠的耳垂。后来婚宴息了，日子久了，她在这院儿里走动也多起来，我才见了她的真貌。身高适中，微丰身形，常穿时下流行的素色宽旗袍，肤色天生生得白，不怎么搓粉。剪齐耳根的短发，微微烫过。鹅蛋脸上五官布得极佳，眉若横翠，唇点如蔻，鼻梁颀直，面颊飞红，使她那一双略狭小了些的眼也奕奕有神了。不过，面相虽过得去，家境门面终究破败，又不似我母亲从前是正经读过书的闺女，她嫁来我家中规中矩，做个姨太太也合情合理了。

这两年不太平。日本子来了，暴动频繁。于是婚嫁之事在这小城里鲜有大兴的，只怕被日本人盯住，不过两家人送一送，摆顿小席即可。我父亲虽如今谋了一官半职留在县城政府，但且不敢与日本人接触，那是引火烧身的。

那会别看我小，我什么都懂的。母亲疯得早，父亲忙于政事，这院子里又不只我们，多得是嘴碎的婆妈亲戚，我没得依靠，又不愿被白欺负，于是从小嘴巴本事都利害，这院儿里的人都晓得，不把我当十几岁的小孩儿看，说话都要背着我。那刚做了姨太太的女人进来，什么都不懂，却把我当小孩子，见了我，就喊：“春赆妹妹，你来。”或者是，“春赆，你肯不肯叫我母亲？”见我不同意她搭话，后来又用自己的小钱买些小女孩儿的什物送给我。

我自然是统统不领情的。

其实她年纪也不大，也许十八，也许二十，面对这院子里说话九曲回肠，摸不清来意的婆子们，她大概是不习惯的，丫头们摸不清她的底儿，和这个新来的姨太太也不敢太亲近，她只好找我。可是她没来时，母亲尚吃得穿得用得一件不落下，体面规矩得很，她来了，大太太的东西减了一半予她。我不知道这是下人自觉还是父亲的授意，大抵这屋里的人早就不服气把一个只生了个女儿的疯婆娘服侍得那样周到，心思都转去那年轻的姨太太身上去了吧。至少她不疯。我母亲疯起来是要命的，常抓破下人的脸。忘

了说，我母亲是生第二胎时难产疯的，具体点说，是难产出血后又高烧不退，加上那婴儿是死胎，我母亲一夜后便疯了。听说那时我两岁。

我见不惯她，见不惯那张年轻妩媚的脸，一看到就让我想到母亲粗糙暗黄的脸，摸上去像一把沙子，我心里酸得很，所以我见她就跑。

我就住在母亲的绣房后面，父亲不许我没事跑出来。近年终了，反而是越来越不安宁，于是我常常就一个人在我院儿里荡秋千，写小字。

那日我仍旧把丫头们赶去街上替我买些头油回来，趁着清静趴在秋千凳上读书，冬风一阵，鸟鸣叶喧，好不清闲。谁知道那女人的声音阴魂不散般又在我身后响起来：“春赆，你在看什么呢？”

我一咕噜爬起来，将手里的小说合上，紧紧盯着她。她带着她的丫头燕儿就站在我身后不远处，手里捏个油纸包，用细麻绳捆了，装得鼓鼓的不知是什么。

“你来做什么？”我厉声问，眼睛瞪起来。父亲厌恶我瞪眼看人，他说闺女瞪得像个泼妇，叫我不许这么吓人，可对着她，我不得不使出我所有张牙舞爪的本事来。

她显然被我的目光吓着了，脸上小心翼翼的微笑也挂不住了，紧紧抿着嘴：“春赆，我方才上街，见到你那俩丫头在店里挑挑拣拣，说是替你买头油，我便帮着买了几样新近的，带玉兰香的，你喜欢不喜欢？”

我讨厌她这般不知真假的殷勤，侧过头去不吭声。她不识趣，我的余光都瞥见燕儿拉了她的衣角，她还站着未动，提着油纸包：“春赆，你不试试么？”

我于是愈加不耐烦了，偏要给她难堪，于是回身几步坐上秋千，荡起来，看也不看她。

我越荡越高，把脚伸得直直的，几次险些踢到她身上去，燕儿赶紧把她往后拉几步，低声说：“太太，人家这么给我们脸子看，你还站这儿讨没趣干嘛呀？走吧！”边说着，向我投来零星几个不悦的目光。

她只好说：“好吧。”燕儿搀着她走几步，她想起了什么似的又倒回身来，急急的：“春赆，我想起来，我听你父亲说你爱读诗，我还替你买了两本小书，有什么《草叶集》，也不知你喜不喜欢……”

听了这话，我在越荡越高的半空中发起愣来。是什么让这个女人如此急切地想要亲近我呢？我有什么值得她放下身段来讨好我的呢？我不过是个疯太太的女儿，没有父亲的宠爱，也不像小姐们去时兴的学校念书，更遑论社交与地位。我不过是个有吃住的孤儿罢了。

这书我自然是想读的。我没几个零花钱，读的都是母亲从前的书，哪里来闲钱购新书呢？可我不愿丢了面子，只好微微抬起眼皮看她一眼，再看一眼纸包，再看她一眼。

渐渐，她似乎发现了我的试探的目光，抿着嘴笑了，眼睛亮亮的，像是读懂了我的心思。于是她又靠近几步想过来把那纸包塞给我，将手举得高高的想让我来接。可我在秋千上，一荡过来就收不住，脚直踹上了她的手腕。纸包落地，她也重心不稳地歪倒在地上。

燕儿尖叫了一声，扑过来扶起她，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太太，何苦呢？何苦呢？”

我终于从秋千上跳下来，愣愣地站在那里看她们。

TBC

图源网络·侵删

更多书评/影评/创作，请关注公众号：溯回文艺
记得点右下**在看**噢~

